

罗贯中著

沈伯俊评注

朱熹袖然，激涌天下大势
青袍煮酒，评点三国英雄

沈伯俊

◎◎◎

三国演义

◎

罗贯中 著

沈伯俊 评校

沈伯俊 评点

三国演义
下

东方出版中心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沈伯俊评点《三国演义》：全2册 / (明)罗贯中著；
沈伯俊评校. —上海：东方出版中心，2018.9

ISBN 978-7-5473-1311-4

I. ①沈… II. ①罗… ②沈… III. ①《三国演义》
评论 IV. ①I207.413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121808号

策划/责编：梁 惠

装帧设计：田 松

沈伯俊评点《三国演义》

出版发行：东方出版中心

地 址：上海市仙霞路345号

电 话：(021) 62417400

邮政编码：200336

经 销：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：北京旭丰源印刷技术有限公司

开 本：710 mm × 1000 mm 1/16

字 数：1260千字

印 张：68.75

版 次：2018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473-1311-4

定 价：198.00元(上下册精装)

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

第六十四回

孔明定计捉张任 杨阜借兵破马超



总评

据《三国志·蜀书·先主传》注引《益部耆旧杂记》：“刘璋遣张任、刘瓛率精兵拒捍先主于涪，为先主所破，退与璋子循守雒城。任勒兵出于雁桥，战复败，禽任。先主闻任之忠勇，令军降之，任厉声曰：‘老臣终不复事二主矣。’乃杀之。先主叹息焉。”此事本与诸葛亮无关。罗贯中紧承庞统中埋伏身亡，诸葛亮率兵入蜀的上文，虚构诸葛亮设计擒张任的情节，又一次突出了诸葛亮的神机妙算。

刘备夺取雒城后，益州从事郑度向刘璋建议实行坚壁清野，使刘备无所取资。此计若被采纳，将对刘备形成极大威胁；但刘璋却以“吾闻拒敌以安民，未闻动民以避敌也”为理由，予以拒绝。此事本于《三国志·蜀书·法正传》。由此可见，刘璋虽然暗弱，却有爱民之心。可惜他缺乏应付危局的才干，既不愿“动民以避敌”，又不能“拒敌以安民”，只好眼睁睁地看着刘备一步步逼近成都。

马超东山再起，攻取凉州郡县后，如果举措得当，本来应能有所作为。然而，马超既无长远的战略目标，又无明确的施政方针，有勇无谋，处事轻率，结果被杨阜、姜叙、夏侯渊等人内外配合，前后堵截，弄得进退失据，妻子被

杀，比渭南之战败得更惨。由此可见，仅凭匹夫之勇，终究难成大事。

尽管罗贯中具有“尊刘贬曹”的思想倾向，但当他臧否人物，评判是非时，主要还是以“忠义”为基本道德标准。张任至死不降刘备，杨阜、姜叙、姜叙之母等人一致反对未来的刘备集团大将马超，作者不仅未加贬斥，而且给予肯定性的描写。这体现了传统“忠义”观的包容性，而与君主专制恶性膨胀的明清时期的“忠义”观有所不同。

却说张飞问计于严颜，颜曰：“从此取雒城，凡守御关隘，都是老夫所管，官军皆出于掌握之中。今感将军之恩，无可以报，老夫当为前部，所到之处，尽皆唤出拜降。”张飞称谢不已。于是严颜为前部，张飞领军随后。凡到之处，尽是严颜所管，都唤出投降。有迟疑未决者，颜曰：“我尚且投降，何况汝乎？”自是望风归顺，并不曾厮杀一场。^①

却说孔明已将起程日期申报玄德，教都会聚雒城。玄德与众官商议：“今孔明、益德分两路取蜀，会于雒城，同入成都。水陆舟车，已于七日二十日起程，此时将及待到。今我等便可进兵。”黄忠曰：“张任每日来搦战，见城中不出，彼军懈怠，不做准备。今日夜间分兵劫寨，胜如白昼厮杀。”玄德从之，教黄忠引兵取左，魏延引兵取右，玄德取中路。当夜二更，三路军马齐发。张任果然不做准备。汉军拥入大寨，放起火来，烈焰腾空。蜀兵奔走，连夜直赶到雒城，城中兵接应入去。玄德还中路下寨；次日，引兵直到雒城，围住攻打。张任按兵不出。攻到第四日，玄德自提一军攻打西门，令黄忠、魏延在东门攻打，留南门北门放军行走。原来北门一带都是山路，南门有雒水；因此不围。张任望见玄德在西门，骑马往来，指挥打城，从辰至未，人马渐渐力乏。张任教吴兰、雷铜二将引兵出北门，转东门，敌黄忠、魏延；自己却引军出南门，转西门，单迎玄德。城内尽拨民兵上城，擂鼓助喊。

却说玄德见红日平西，教后军先退。军士方回身，城上一片声喊起，南门内军马突出。张任径来军中捉玄德，玄德军中大乱。黄忠、魏延又被吴兰、雷铜敌住，两下不能相顾。玄德敌不住张任，拨马往山僻小路而走。张任从背后追来，看看赶上。玄德独自一人一马，张任引数骑赶来。玄德正望前尽力加鞭而行，忽山路一军冲来。玄德马上叫苦曰：“前有伏兵，后有追兵，天亡我也！”只见来

自是望风归顺，并不曾厮杀一场——张飞义释严颜，换来严颜的尽心帮助，极大地争取了人心，因而进军极为顺利。

反被我夺了头功——张飞比孔明先到雒城，连他自己也没想到，得意之情，溢于言表。

若非老将军，吾弟安能到此——刘备此语，甚为有理。如此善待降将，更有利于争取人心。

军当头一员大将，乃是张飞。原来张飞与严颜正从那条路上来，望见尘埃起，知与蜀兵交战。张飞当先而来，正撞着张任，便就交马。战到十余合，背后严颜引兵大进。张任火速回身。张飞直赶到城下。张任退入城，拽起吊桥。

张飞回见玄德曰：“军师溯江而来，尚且未到，反被我夺了头功。”^⑤玄德曰：“山路险阻，如何无军阻挡，长驱大进，先至于此？”张飞曰：“于路关隘四十五处，皆出老将严颜之功，因此于路并不曾费分毫之力。”遂把义释严颜之事，从头说了一遍，引严颜见玄德。玄德谢曰：“若非老将军，吾弟安能到此？”^⑥即脱身上黄金锁子甲以赐之。严颜拜谢。正待安排宴饮，忽闻哨马回报：“黄忠、魏延和蜀将吴兰、雷铜交锋，城中吴懿、刘瓚又引兵助战，两下夹攻，我军抵敌不住，魏、黄二将败阵，投东去了。”张飞听得，便请玄德分兵两路，杀去救援。于是张飞在左，玄德在右，杀奔前来。吴懿、刘瓚见后面喊声起，慌退入城中。吴兰、雷铜只顾引兵追赶黄忠、魏延，却被玄德、张飞截住归路。黄忠、魏延又回马转攻。吴兰、雷铜料敌不住，只得将本部军马前来投降。玄德准其降，收兵近城下寨。

却说张任失了二将，心中忧虑。吴懿、刘瓚曰：“兵势甚危，不决一死战，如何得兵退？一面差人去成都见主公告急，一面用计敌之。”张任曰：“吾来日领一军搦战，诈败，引转城北；城中再以一军冲出，截断其中；可获胜也。”吴懿曰：“刘将军相辅公子守城，我引兵冲出助战。”约会已定。次日，张任引数千人马，摇旗呐喊，出城搦战。张飞上马出迎，更不打话，与张任交锋。战不十余合，张任诈败，绕城而走。张飞尽力追之。吴懿一军截住，张任引军复回，把张飞围在垓心，进退不得。正没奈何，只见一队军从江边杀出。当先一员大将，挺枪跃马，与吴懿交锋；只一合，生擒吴懿，战退敌军，救出张飞。视之，乃赵云也。飞问：“军师何在？”云曰：“军师已至。想此时已与主公相见了也。”二人擒吴懿回寨。张任自退入东门去了。

张飞、赵云回寨中，见孔明、简雍、蒋琬已在帐中。飞下马来参军师。孔明惊问曰：“如何得先到？”玄德具述义释严颜之事。孔明贺曰：“张将军能用谋，皆主公之洪福也。”赵云解吴懿见玄德。玄

德曰：“汝降否？”吴懿曰：“我既被捉，如何不降？”玄德大喜，亲解其缚。孔明问：“城中有几人守城？”吴懿曰：“有刘季玉之子刘循，辅将刘瓛、张任。刘瓛不打紧；张任乃蜀郡人，极有胆略，不可轻敌。”孔明曰：“先捉张任，然后取雒城。”^⑤问：“城东这座桥，名为何桥？”吴懿曰：“金雁桥。”孔明遂乘马至桥边，绕河看了一遍，回到寨中，唤黄忠、魏延听令曰：“离金雁桥南五六里，两岸都是芦苇蒹葭，可以埋伏。魏延引一千枪手伏于左，单戳马上将；黄忠引一千刀手伏于右，单砍坐下马。杀散彼军，张任必投山东小路而来。张益德引一千军伏在那里，就彼处擒之。”又唤赵云伏于金雁桥北：“待我引张任过桥，你便将桥拆断，却勒兵于桥北，遥为之势，使张任不敢望北走，退投南去，却好中计。”调遣已定，军师自去诱敌。

却说刘璋差卓膺、张翼二将，前至雒城助战。张任教张翼与刘瓛守城，自与卓膺为前后二队：任为前队，膺为后队，出城退敌。孔明引一队不整不齐军，过金雁桥来，与张任对阵。孔明乘四轮车，纶巾羽扇而出，两边百余骑簇捧，遥指张任曰：“曹操以百万之众，闻吾之名，望风而走；今汝何人，敢不投降？”张任看见孔明军伍不齐，在马上冷笑：“人说诸葛亮用兵如神，原来有名无实！”把枪一招，大小军校齐杀过来。孔明弃了四轮车，上马退走过桥。张任从背后赶来。过了金雁桥，见玄德军在左，严颜军在右，冲杀将来。张任知是计，急回军时，桥已拆断了；欲投北去，只见赵云一军隔岸摆开，遂不敢投北，径往南绕河而走。走不到五七里，早到芦苇丛杂处。魏延一军从芦中忽起，都用长枪乱戳。黄忠一军伏在芦苇里，用长刀只剁马蹄。马军尽倒，皆被执缚。步军那里敢来？张任引数十骑望山路而走，正撞着张飞。张任方欲退走，张飞大喝一声，众军齐上，将张任活捉了。^⑥原来卓膺见张任中计，已投赵云军前降了，一发都到大寨。玄德赏了卓膺。张飞解张任至。孔明亦坐于帐中。玄德谓张任曰：“蜀中诸将，望风而降，汝何不早投降？”张任睁目怒叫曰：“忠臣岂肯事二主乎？”玄德曰：“汝不识天时耳。降即免死。”任曰：“今日便降，久后也不降！可速杀我！”玄德不忍杀之。张任厉声高骂。孔明命斩之以全其名。后人诗赞曰：

烈士岂甘从二主，张君忠勇死犹生。
高明正似天边月，夜夜流光照雒城。

先捉张任，然后取雒城——雒城守将，唯张任最有胆识；若能俘获张任，夺取雒城也就不在话下了。

众军齐上，将张任活捉了——孔明事先布下天罗地网，张任虽有胆略，至此也只能束手就擒。

葬于金雁桥侧，以表其忠——在刘璋部下诸将中，张任抵御刘备最力，且至死不降。刘备以礼葬之，也有利于争取益州人士。

吾闻拒敌以安民，未闻动民以避敌也——若能拒敌安民，当然不必动民避敌。不过，刘璋应当扪心自问：自己是否能够“拒敌以安民”？若不能，又当如何？

璋乃修书，遣使前赴汉中——刘璋迎刘备入蜀，原本是要对付张鲁；如今刘备要夺其基业，刘璋反过来又向张鲁求救，实在具有讽刺意义（此系《三国演义》虚构之情节）。

玄德感叹不已，令收其尸首，葬于金雁桥侧，以表其忠。^②

次日，令严颜、吴懿等一班蜀中降将为前部，直至雒城，大叫：“早开门受降，免一城生灵受苦！”刘琨在城上大骂。严颜方待取箭射之，忽见城上一将，拔剑砍翻刘琨，开门投降。玄德军马入雒城，刘循开西门走脱，投成都去了。玄德出榜安民。杀刘琨者，乃武阳人张翼也。玄德得了雒城，重赏诸将。孔明曰：“雒城已破，成都只在目前。惟恐外郡县不宁”，可令张翼、吴懿引赵云抚外水江阳、犍为等处所属诸县，令严颜、卓膺引张飞抚巴西、德阳诸郡县，就委官按治平靖，即勒兵回成都取齐。”张飞、赵云领命，各自引兵去了。孔明问：“前去有何处关隘？”蜀中降将曰：“止绵竹有重兵守御；若得绵竹，成都唾手可得。”孔明便商议进兵。法正曰：“雒城既破，蜀中危矣。主公欲以仁义服众，且勿进兵。某作一书上刘璋，陈说利害，璋自然降矣。”孔明曰：“孝直之言最善。”便令写书，遣人径往成都。

却说刘循逃回见父，说雒城已陷，刘璋慌聚众官商议。从事郑度献策曰：“今刘备虽攻城夺地，然兵不甚多，士众未附，野谷是资，军无辎重。不如尽驱巴西、梓潼民，过涪水以西。其仓廩野谷，尽皆烧除，深沟高垒，静以待之。彼至请战，勿许。久无所资，不过百日，彼兵自走。我乘虚击之，备可擒也。”刘璋曰：“不然。吾闻拒敌以安民，未闻动民以避敌也”。^③此言非保全之计。”正议间，人报法正有书至。刘璋唤入。呈上书，璋拆开视之。其略曰：

昨蒙遣差结好荆州，不意主公左右不得其人，以致如此。

今荆州眷念旧情，不忘族谊。主公若能幡然归顺，量不薄待。

望三思裁示。

刘璋大怒，扯毁其书，大骂：“法正卖主求荣、忘恩背义之贼！”逐其使者出城。即时遣女婿费观，提兵前去守把绵竹。费观举保南阳人姓李，名严，字正方，一同领兵。当下费观、李严点三万军来守绵竹。益州太守董和，字幼宰，南郡枝江人也，上书与刘璋，请往汉中借兵。璋曰：“张鲁与吾世仇，安肯相救？”和曰：“虽然与我有仇，刘备军在雒城，势在危急，唇亡则齿寒，若以利害说之，必然肯从。”璋乃修书，遣使前赴汉中。^④

却说马超自兵败入羌，二载有余，结好羌兵，攻拔陇上郡县*。所到之处，尽皆归降，惟翼城攻打不下。凉州刺史韦康*，累遣人求救于夏侯渊。渊不得曹操言语，未敢动兵。韦康见救兵不来，与众商议：“不如投降马超。”参军杨阜哭谏曰：“超等叛君之徒，岂可降之？”康曰：“事势至此，不降何待？”阜苦谏不从。韦康大开城门，投拜马超。超大怒曰：“汝今事急请降，非真心也！”将韦康四十余口尽斩之，不留一人。有人言：“杨阜劝韦康休降，可斩之。”超曰：“此人守义，不可斩也。”复用杨阜为参军。阜荐梁宽、赵衢二人，超尽用为军官。杨阜告马超曰：阜妻死于临洮，乞告两个月假，归葬其妻便回。马超从之。

杨阜过历城，来见抚夷将军姜叙*。叙与阜是姑表兄弟：叙之母是阜之姑，时年已八十二。当日，杨阜入姜叙内宅，拜见其姑，哭告曰：“阜守城不能保，主亡不能死，愧无面目见姑。马超叛君，妄杀刺史*，一州士民，无不恨之。今吾兄坐据历城，竟无讨贼之心，此岂人臣之理乎？”言罢，泪流出血。叙母闻言，唤姜叙入，责之曰：“韦使君遇害，亦尔之罪也。”又谓阜曰：“汝既降人，且食其禄，何故又兴心讨之？”阜曰：“吾从贼者，欲留残生，与主报冤也。”叙曰：“马超英勇，急难图之。”阜曰：“有勇无谋，易图也。吾已暗约下梁宽、赵衢。兄若肯兴兵，二人必为内应。”叙母曰：“汝不早图，更待何时？谁不有死，死于忠义，死得其所也。勿以我为念。汝若不听义山之言，吾当先死，以绝汝念。”

叙乃与统兵校尉尹奉、赵昂商议。原来赵昂之子赵月，现随马超为裨将。赵昂当日应允，归见其妻王氏曰：“吾今日与姜叙、杨阜、尹奉一处商议，欲报韦康之仇。吾想子赵月现随马超，今若兴兵，超必先杀吾子，奈何？”其妻厉声曰：“雪君父之大耻，虽丧身亦不惜，何况一子乎！君若顾子而不行，吾当先死矣！”^②赵昂乃决。次日一同起兵。姜叙、杨阜屯历城，尹奉、赵昂屯祁山。王氏乃尽将首饰资帛，亲自往祁山军中，赏劳军士，以励其众。

马超闻姜叙、杨阜会合尹奉、赵昂举事，大怒，即将赵月斩之；令庞德、马岱尽起军马，杀奔历城来。姜叙、杨阜引兵出。两阵圆处，杨阜、姜叙衣白袍而出，大骂曰：“叛君无义之贼！”马超大怒，冲将过来，两军混战。姜叙、杨阜如何抵得马超，大败而走。马超

君若顾子而不行，吾当先死矣——姜叙之母劝其子，王氏劝其夫，均以“忠义”相勉，亦是“各为其主”之意。

超从城南门边杀起，尽洗城中百姓——马超又遭兵败，妻子被杀，痛恨之余，杀姜叙、赵昂亲属尚有可说；但百姓无辜，竟也滥杀一气，就实在毫无道理，应予斥责。

只有庞德、马岱五七骑后随而去——尽管马超勇猛无敌，这一仗却一败涂地，甚至比渭南之战输得更惨。

杨柏知之……亦有图马超之心——马超投奔张鲁后，又得罪了张鲁最信任的杨松、杨柏兄弟，使自己处于易受诬陷的地位，这就为下文埋下了伏笔。

驱兵赶来。背后喊声起处，尹奉、赵昂杀来。超急回时，两下夹攻，首尾不能相顾。正斗间，刺斜里大队军马杀来。原来是夏侯渊得了曹操军令，正领军来破马超。超如何当得三路军马，大败奔回。走了一夜，比及平明，到得翼城叫门时，城上乱箭射下。梁宽、赵衢立在城上，大骂马超；将马超妻杨氏从城上一刀砍了，撇下尸首来；又将马超幼子三人，并至亲十余口，都从城上一刀一个，剁将下来。超气噎塞胸，几乎坠下马来。背后夏侯渊引兵追赶。超见势大，不敢恋战，与庞德、马岱杀开一条路走。前面又撞见姜叙、杨阜，杀了一阵；冲得过去，又撞着尹奉、赵昂，杀了一阵。零零落落，剩得五六十骑，连夜奔走。四更前后，走到历城下。守门者只道姜叙兵回，大开门接入。超从城南门边杀起，尽洗城中百姓。^⑤至姜叙宅，拿出老母。母全无惧色，指马超而大骂。超大怒，自取剑杀之。尹奉、赵昂全家老幼，亦尽被马超所杀。昂妻王氏因在军中，得免于难。次日，夏侯渊大军至，马超弃城杀出，望西而逃。行不到二十里，前面一军摆开，为首的是杨阜。超切齿而恨，拍马挺枪刺之。阜兄弟七人，一齐来助战。马岱、庞德敌住后军。阜弟七人，皆被马超杀死。阜身中五枪，犹然死战。后面夏侯渊大军赶来，马超遂走，只有庞德、马岱五七骑后随而去。^⑥夏侯渊自行安抚陇上诸郡人民，令姜叙等各各分守，用车载杨阜赴许都，见曹操。操封阜为关内侯。阜辞曰：“阜无捍难之功，又无死难之节，于法当诛，何颜受爵？”操嘉之，卒与之爵。

却说马超与庞德、马岱商议，径往汉中投张鲁。张鲁大喜，以为得马超，则南可以吞益州，东可以拒曹操，乃商议欲以女招超为婿。大将杨柏谏曰：“马超妻子遭惨祸，皆超之贻害也。主公岂可以女与之？”鲁从其言，遂罢招婿之议。或以杨柏之言，告知马超。超大怒，有杀杨柏之意。杨柏知之，与兄杨松商议，亦有图马超之心。^⑦正值刘璋遣使求救于张鲁，鲁不从。忽报刘璋又遣黄权到。权先来见杨松，说：“益州、汉中，实为唇齿；益州若破，汉中亦难保矣。今若肯相救，当以二十县相酬。”松大喜，即引黄权来见张鲁，说唇齿利害，更以二十县相谢。鲁喜其利，从之。巴西阎圃谏曰：“刘璋与主公世仇，今事急求救，诈许割地，不可从也。”忽阶下

一人进曰：“某虽不才，愿乞一旅之师，生擒刘备。务要割地以还。”正是：方看真主来西蜀，又见精兵出汉中。未知其人是谁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

尾评：

从第六十二回到第六十五回，情节主线是刘备进攻刘璋，夺取益州。作品借刘璋向张鲁求救之机，插写马超兵败凉州，投奔张鲁之事，以便引出下文张飞夜战马超等情节。

第六十五回

马超大战葭萌关 刘备自领益州牧



总评

历史上的刘璋在被刘备进攻时，并未向张鲁求救，张鲁也不曾派兵支援刘璋。而据《三国志·蜀书·马超传》：“（马超）奔汉中医张鲁。鲁不足与计事，内怀於邑，闻先主围刘璋于成都，密书请降。先主遣人迎超。”裴松之注引《典略》说得更具体：“（张）鲁将杨白等数害其能，超遂从武都逃入氐中，转奔往蜀。”由此可见，马超是因受到张鲁的某些心腹的忌恨而逃离汉中，辗转投奔刘备，根本没有带兵进攻葭萌关，也未与张飞交战。马超归顺刘备之后，虽然地位比较显贵，但因不是刘备嫡系，并未真正受到重用，再也没有什么业绩可写了。罗贯中出于对这位虎将的同情，精心设计了马超大战张飞的故事，使其英雄形象再一次焕发出夺目的光彩。同时，这一情节也为塑造张飞的刚猛形象添上了精彩的一笔。真是并写两面，相得益彰。

当已经归顺刘备的马超兵临成都之际，尽管城中尚有兵三万，钱粮可支一年；但毕竟大势已去，人心已散，据城固守并不能挽回败局，而只会造成更大的牺牲。在这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，一向软弱的刘璋决定停止抵抗，开门投降，以救满城百姓。联系上回其拒绝郑度坚壁清野之议，可见刘璋颇有仁厚之心，算得上一个好人。然而，天下大乱之时，好人并不等于够格的政治领袖。以刘

璋之暗弱，早已导致政局混乱，难以为继，被刘备取代已是大势所趋。正如陈寿所评：“其见夺取，非不幸也。”（《三国志·蜀书·刘二牧传》）

刘备夺取益州后，欲将成都有名田宅分赐众官，这种以胜利者自居，急于分享战利品的作法，必将大失人心。此时赵云以争取民心为重，挺身而出，竭力谏阻，使刘备改变了主意。赵云之深明大义，忠直敢谏，在刘备集团众多武将中堪称最为突出。

务要刘璋割二十县奉还主公——马超虽经两次惨败，仍然雄心勃勃，自视甚高，急欲建功立业。这就为作品掀起了新的波澜。

观从其言，开门投降——李严、费观均系刘璋集团的重要成员，如今均已投降刘备。至此，刘璋手下的大部分人才，死的死，降的降，大势去矣！

却说阚圃正劝张鲁勿助刘璋，只见马超挺身而出曰：“超感主公之恩，无可上报。愿领一军攻取葭萌关，生擒刘备。务要刘璋割二十县奉还主公。”^⑤张鲁大喜，先遣黄权从小路而回，随即点兵二万与马超。此时庞德卧病不能行，留于汉中。张鲁令杨柏监军，超与弟马岱选日起程。

却说玄德军马在雒城，法正所差下书人回报说：“郑度劝刘璋尽烧野谷，并各处仓廩，率巴西之民，避于涪水西，深沟高垒而不战。”玄德、孔明闻之，皆大惊曰：“若用此言，吾势危矣！”法正笑曰：“主公勿忧。此计虽毒，刘璋必不能用也。”不一日，人传刘璋不肯迁动百姓，不从郑度之言。玄德闻之，方始宽心。

孔明曰：“可速进兵取绵竹，如得此处，成都易取矣。”遂遣黄忠、魏延领兵前进。费观听知玄德兵来，差李严出迎。严领三千兵出，各布阵完。黄忠出马，与李严战四五十合，不分胜败。孔明在阵中教鸣金收军。黄忠回阵，问曰：“正待要擒李严，军师何故收兵？”孔明曰：“吾已见李严武艺，不可力取。来日再战，汝可诈败，引入山峪，出奇兵以胜之。”黄忠领计。次日，李严再引兵来。黄忠又出战，不十合诈败，引兵便走。李严赶来，迤迤入山峪，猛然省悟。急待回来，前面魏延引兵摆开。孔明自在山头，唤曰：“公如不降，两下已伏强弩，欲与吾庞士元报仇矣。”李严慌下马，卸甲投降，军士不曾伤害一人。孔明引李严见玄德，玄德待之甚厚。严曰：“费观虽是刘益州亲戚，与某甚密，当往说之。”玄德即命李严回城招降费观。严入绵竹城，对费观赞玄德如此仁德；今若不降，必有大祸。观从其言，开门投降。^⑥玄德遂入绵竹，商议分兵取成都。

忽流星马急报，言：“孟达、霍峻守葭萌关，今被汉中张鲁遣马超与杨柏、马岱领兵攻打甚急，救迟则关隘休矣。”玄德大惊。孔

明曰：“须是张、赵二将，方可与敌。”玄德曰：“子龙引兵在外未回。益德已在此，可急遣之。”孔明曰：“主公且勿言，容亮激之。”^①

却说张飞闻马超攻关，大叫而入曰：“辞了哥哥，便去战马超也！”孔明佯作不闻，对玄德曰：“今马超侵犯关隘，无人可敌；除非往荆州取关云长来，方可与敌。”张飞曰：“军师何故小觑吾！吾曾独拒曹操百万之兵，岂愁马超一匹夫乎！”孔明曰：“益德拒水断桥，此因曹操不知虚实耳；若知虚实，将军岂得无事？今马超之勇，天下皆知，潼关大战，杀得曹操割须弃袍，几乎丧命，非等闲之比。云长且未必可胜。”飞曰：“我只今便去；如胜不得马超，甘当军令！”孔明曰：“既尔肯写文书，便为先锋。请主公亲自去一遭，留亮守绵竹。待子龙来，却作商议。”魏延曰：“某亦愿往。”孔明令魏延带五百哨马先行，张飞第二，玄德后队，望葭萌关进发。

魏延哨马先到关下，正遇杨柏。魏延与杨柏交战，不十合，杨柏败走。魏延要夺张飞头功，乘势赶去。前面一军摆开，为首乃是马岱。魏延只道是马超，舞刀跃马迎之。与岱战不十合，岱败走。延赶去，被岱回身一箭，中了魏延左臂。延急回马走。马岱赶到关前，只见一将喊声如雷，从关上飞奔至面前。原来是张飞初到关上，听得关前厮杀，便来看时，正见魏延中箭，因骤马下关，救了魏延。飞喝马岱曰：“汝是何人？先通姓名，然后厮杀！”马岱曰：“吾乃凉州马岱是也。”张飞曰：“你原来不是马超，快回去！非吾对手！”^②只令马超那厮自来，说道燕人张飞在此！”马岱大怒曰：“汝焉敢小觑我！”挥刀跃马，直取张飞。战不十合，马岱败走。张飞欲待追赶，关上一骑马到来，叫：“兄弟且休去！”飞回视之，原来是玄德到来。飞遂不赶，一同上关。玄德曰：“恐怕你性躁，故我随后赶来到此。既然胜了马岱，且歇一宵，来日战马超。”^③

次日天明，关下鼓声大震，马超兵到。玄德在关上看时，门旗影里，马超纵骑持枪而出，狮盔兽带，银甲白袍：一来结束非凡，二者人才出众。玄德叹曰：“人言‘锦马超’，名不虚传！”张飞便要下关。玄德急止之曰：“且休出战。先当避其锐气。”关下马超单搦张飞出马，关上张飞恨不得平吞马超，三五番皆被玄德当住。看看午后，玄德望见马超阵上人马皆倦，遂选五百骑，跟着张飞，冲下关来。^④

主公且勿言，容亮激之——孔明善用激将法，对于性如烈火的张飞，此法尤其有效。

你原来不是马超，快回去！非吾对手——张飞一心要与马超分个高低，对马岱根本不屑交手。如此快人快语，虽让马岱生气，却使读者觉得可爱。

且歇一宵，来日战马超——刘备视马超为强敌，深恐张飞急躁有失，故劝其暂且养精蓄锐。这又一次反映了刘备的稳重性格。

遂选五百骑，跟着张飞，冲下关来——面对气势旺盛的马超，刘备劝住张飞，避实击虚，后发制人，处置甚为恰当。

约战百余合，不分胜负——寥寥数语，包含了多少枪去矛来的激烈厮杀。真是二虎相争，势均力敌。

看张飞与马超又斗百余合，两个精神倍加——拼杀多时，二人不仅不觉倦怠，反而激发起更加高昂的斗志。棋逢对手，将遇良才，煞是好看。

点起千百火把，照耀如同白日——雄关之前，夜幕之下，两员虎将点起火把厮杀，这真是一场奇妙的战斗！作者虚构这一情节，极具壮美色彩。

张飞……回射马超；超却闪过——双方斗智斗力，杀法几经变化，仍是势均力敌，不分胜负。这样，就把张飞、马超的威猛形象写得活脱如见。

待其来撤时，便可用计招降马超矣——孔明此计，欲先使张鲁与马超相疑，使马超进退失据，然后招降，确是妙计。

马超见张飞军到，把枪望后一招，约退军有一箭之地。张飞军马一齐扎住；关上军马，陆续下来。张飞挺枪出马，大呼：“认得燕人张益德么！”马超曰：“吾家屡世公侯，岂知村野匹夫！”张飞大怒。两马齐出，二枪并举。约战百余合，不分胜负。^⑤玄德观之，叹曰：“真虎将也！”恐张飞有失，急鸣金收军。两将各回。张飞回到阵中，略歇马片时，不用头盔，只裹包巾上马，又出阵前搦马超厮杀。超又出。两个再战。玄德恐张飞有失，自披挂下关，直至阵前；看张飞与马超又斗百余合，两个精神倍加。^⑥玄德教鸣金收军。二将分开，各回本阵。是日天色已晚，玄德谓张飞曰：“马超英勇，不可轻敌，且退上关，来日再战。”张飞杀得性起，那里肯休？大叫曰：“誓死不回！”玄德曰：“今日天晚，不可战矣。”飞曰：“多点火把，安排夜战！”马超亦换了马，再出阵前，大叫曰：“张飞！敢夜战么？”张飞性起，问玄德换了坐下马，抢出阵来，叫曰：“我捉你不得，誓不上关！”超曰：“我胜你不得，誓不回寨！”两军呐喊，点起千百火把，照耀如同白日。^⑦两将又向阵前鏖战。到二十余合，马超拨回马便走。张飞大叫曰：“走那里去！”原来马超见赢不得张飞，心生一计：诈败佯输，赚张飞赶来，暗掣铜锤在手，扭回身觑着张飞便打将来。张飞见马超走，心中也提防；比及铜锤打来时，张飞一闪，从耳朵边过去。张飞便勒回马走时，马超却又赶来。张飞带住马，拈弓搭箭，回射马超；超却闪过。^⑧二将各自回阵。玄德自于阵前叫曰：“吾以仁义待人，不施谲诈。马孟起，你收兵歇息，我不乘势赶你。”马超闻言，亲自断后，诸军渐退。玄德亦收军上关。

次日，张飞又欲下关战马超。人报军师来到，玄德接着孔明。孔明曰：“亮闻孟起世之虎将，若与益德死战，必有一伤；故令子龙、汉升守住绵竹，我星夜来此。可用条小计，令马超归降主公。”玄德曰：“吾见马超英勇，甚爱之。如何可得？”孔明曰：“亮闻汉中张鲁，欲自立为‘汉宁王’；手下谋士杨松，极贪贿赂。主公可差人从小路径投汉中，先用金银结好杨松，后进书与张鲁云：‘吾与刘璋争益州，是与汝报仇，不可听信离间之语。事定之后，保汝为汉宁王。’令其撤回马超兵。待其来撤时，便可用计招降马超矣。”^⑨玄德大喜，即时修书，差孙乾赍金珠从小路径至汉中，先来见杨松，说知此事，送了金珠。松大喜，先引孙乾见张鲁，陈言方便。鲁曰：“玄德只是